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49

2008年6月20日

別與我說什麼自由！ —— 關於“范跑跑”

國防大學 盧周來

2008年6月7日晚近9點，我正在觀看卡塔爾隊與中國隊的比賽，上半場剛結束，我心裡當時本來就為中國隊的表現憋了一肚子的氣，這時電話響了。我的一位學術界朋友對我說，“趕緊看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把‘范跑跑’請上了屏幕，與郭松民等一起爭辯。我看，范跑跑講得不錯，郭松民太激動，動不動就威脅要走人。看來只適合去當兵，不適合作學者。”我幾乎沒有任何思考的餘地，也用“非學者”的語言回答我這位朋友：“郭松民是錯了，他錯在竟然還去與范跑跑這樣的人去對什麼話，與這樣一個人對話，這不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嗎？”我朋友隨即說了一通為“范跑跑”辯解的話，我很粗暴地打斷了他：“中國

不正在搞道德重建嗎？如果中國人都像范跑跑這樣無德，那倒真會有報應！”我朋友然後又扯到范跑跑講“自由主義”比郭松民好，我再回敬了一句：“自由主義從來都是不會輸在嘴上，而是輸在行動上！但我更看重的恰是行動！”然後我以要去看球賽為由，斷了電話。

6月8日上午到辦公室，拆開新到的一份雜誌，裡面有一篇文章記載了地震中十幾位優秀教師的事跡：

譚千秋：雙臂張開趴在一張課桌上，死死護著桌下的四個孩子。孩子們獲救了，譚老師的後腦勺被砸出了一個洞，但救援人員扒出他遺體時，仍然保持著張開雙臂的姿勢！

蒲彬：28歲的他結婚剛半年。跨一步他就可逃生，但他死死撐著快要倒的一層教室門，讓學生一個個從他胳膊下逃出，最後自己被深埋瓦礫下！

湯宏：他最後的姿勢定格在這樣的畫面——兩個胳膊底下各夾著一個孩子，身下還護著幾個孩子！

苟曉超：幾次衝進三樓教室救人。當他第三次衝到三樓抱起兩個孩子向樓下衝時樓塌了。他本能地將孩子摟在自己身下，犧牲時新婚才十天！

何智霞：遺體被發現時，手臂也是張開的，趴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身下環著七名學生！

還有才25歲的女教師袁文婷：一次又一次衝進快要蹋下的教室，抱出一個個孩子，而自己的青春永遠定格在25歲……

對著雜誌上袁文婷的大幅相片：如此美麗！如此恬靜！我久已乾澀的眼睛還是不爭氣地流下了淚。

再想起昨天晚上與朋友的對話，便有了想寫一點什麼的衝動！

“范跑跑”說他逃跑是本能。但這本雜誌寫道，“救援人員發現，那些犧牲的老師，幾乎都是一個姿勢：張開雙臂將學生摟在身下！”這也是一種本能！不過，“范跑跑”的本能是一種動

物趨利避害的本能，而那些犧牲的老師的本能是一種“為師者”責任的本能！

我一位小學同學，現在仍然在我當年讀過的小學任教。他不是什麼學術界名士！幾天前他對我說，他在接受當教師的培訓時就要求永遠記得這樣的話：“學高為師，德高為範”。當官的甚至都不必有多麼高的道德，但老師不行！在這個社會中，你一旦接受了老師這樣的角色，注定了你必須為人師表，必須有更高的道德要求。

所以，如果“范跑跑”是從事別的什麼職業，我沒有意見，但請不要再讓他再當什麼“老師”！

而且，老師在課堂上對學生負有監護的責任，這是一種沒有寫在紙面上但卻早已被社會所公認的“契約”：家長把孩子交給了你，你必須保障他們的安全！正如這次在地震中從五千米高空往下跳——世界任何國家傘兵的極限高度一般就四千米——的軍人：明明知道可能一去不復返，但仍然義無反顧！那不僅是一種責任，而且是一種“契約”：是老百姓養活了你！

身為所謂的“知識分子”，我從來知道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范跑跑”這樣的人竟然還能夠被躋身於教師行列，那不是什麼進步，而是倒退！而且，我還想問一下那位聲稱“寬容范跑跑”的校長先生：“作為孩子的家長，會放心將自己的孩子交給你這樣的學校嗎？”

更別與我說什麼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大師伯林說過，“自由意識著免於政府的限制”，而“絕不意味著免除責任”！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從來是警惕政府的公權力侵害私權力，而決不是意味著可以免除社會責任。恰恰相反，如果每個教師都是“范跑跑”，自由主義還奢求什麼“公民社會”？

中國某些半拉子自由主義者在大眾面前露出自己的“私

處”——他們說自己願意露自己的“私處”這也是個人自由——已不是一次了，就在2003年“非典”到來的時候，幾個所謂“自由主義青年才俊”就曾經說過：醫生也有因害怕感染而逃責的自由。與現在他們為“范跑跑”辯護的理由完全一致！只是如此幾次，從這些人嘴裡說出的“自由主義”，即使如何“口吐蓮花”，都已讓我快嘔吐了：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的那“玩意兒”如此委瑣不堪，一到關鍵時刻就萎縮嗎？

最後，我將另外一位朋友傳來的一個信息放在下面：

說實話，我道德也高尚不到哪裡去，但從私處講，我永遠不會選擇“范跑跑”這樣的人一起工作：因為選擇這樣的人做朋友是無法放心！從公處講，我不會對“范跑跑”這樣的老師有任何所謂寬容，因為我會害怕因此而玷污了我們那些為了“別人的心肝寶貝”而放棄自己的生命或孩子的老師們！

附錄：

那一刻地動山搖 ——5.12 汶川地震親歷記¹

我曾經為自己沒有出生在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家而痛不欲生！因為我大學畢業十幾年的痛苦與此有關，我所受

¹ 本文作者范美忠，1997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到自貢蜀光中學當教師，不久他因為課堂言論辭職，後輾轉深圳、廣州、重慶、北京、杭州、成都從事媒體、教師行業，曾在《中國經濟時報》、《南方體育》等媒體任編輯，發表過〈追尋有意義的教育〉、〈《過客》：行走反抗虛無〉、〈《風箏》：靈魂的罪感與懺悔意識〉、〈用觀念打敗觀念——讀《哈耶克傳》〉，在天涯BBS，第一線教育論壇等都可以搜索到范美忠的文章。現任職於四川都江堰光亞學校。

的 17 年糟糕教育與此有關。我無數次質問上帝：你為什麼給我一顆熱愛自由和真理的靈魂卻讓我出生在如此專制黑暗的中國？讓我遭受如許的折磨！但我也曾為自己感到慶幸：我沒有出生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那樣我將可能經歷戰爭的恐怖和非正常喪失親人的哀痛；我沒有出生在共和國的前 30 年，因為以我這種寧折不彎，心口如一的性格，多半會被槍斃了家人還要忍著傷痛上交子彈費；或者誓死捍衛毛主席和紅色中國而其實死得一錢不值；或者經歷熱烈的青春之後卻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當然，16 歲讀初三的時候，我通過電視報紙隱隱約約地旁觀了那場那一代人不堪回首的運動，但懵懂無知的我並沒有感到痛苦，因為當時我還是一個傻瓜，雖然這場運動對我人生軌跡的影響是三年後我經歷了噩夢般的一年軍訓。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難！首先就是大學以後面對商業社會和極權社會的精神分裂的痛苦和欲求自由公正而不得的焦灼與孤獨，還有失去家園的生命虛無！但這是在某些人看來似乎是虛無縹緲的近乎神經質的痛苦，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憂之！我沒有遭遇戰爭，沒有遭遇特大洪災！我懷疑自我與他人的可靠性生命的可靠性但沒有懷疑過大地的可靠性，雖然我早就否定了大地作為生命家園的可能。唐山大地震成了遙遠的災難記憶和抽象的死亡數字。但該來的終究要來！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我在離震中映秀最近的都江堰經歷了一生中最恐怖的一次經歷：5.12 汶川 8.0 級特大地震！

這一天下午照例是我的 IB 一年級 SL 語文課，課前學生和我都感到天氣極度悶熱，我圍著教室轉了一圈，把所有的窗戶都開得最大。這節課上的內容是《紅樓夢》第十三回，照例由學生先講一遍，但學生不到十分鐘就講完了，我覺得很多地方學生都忽略過去了，又叫學生提問，學生也沒什麼問題，我只好親自上陣，在講到秦可卿給鳳姐託夢的時候我問學生：“這是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嗎？”學生說：“這是迷信！”我又問學生：“曹雪芹會認

為它是迷信嗎？鳳姐會這麼認為嗎？”學生說：“不會！因為他們信這個！”我由此循循善誘地啟發學生：“我們今天認為包括託夢、算命和風水等是迷信，是因為我們用了現代科學實證主義和理性的眼光來看這些東西，科學和理性有很了不起的地方，但它有它的局限，比如我生命的意義虛無科學理性能解決嗎？親人朋友喪失之痛科學和理性能安慰嗎？科學和理性能保證我們幸福嗎？因此，很多問題和領域是科學和理性所無法認識或無法解決的，因此不能太過因科學和理性而自負，對宇宙間的神秘力量要保持敬畏……”剛講到這裡，課桌晃動了一下，學生一愣，有點不知所措，因為此前經歷過幾次桌子和床晃動的輕微地震，所以我對地震有一些經驗，因此我鎮定自若地安撫學生道：“不要慌！地震，沒事！……”話還沒完，教學樓猛烈地震動起來，甚至發出嘩嘩的響聲（因為教室是在平房的基礎上用木頭來加蓋的一間大自習室），我瞬間反應過來——大地震！然後猛然向樓梯衝過去，在下樓的時候甚至摔了一跤，這個時候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難道中國遭到了核襲擊？”然後連滾帶爬地以最快速度衝到了教學樓旁邊的足球場中央！

我發現自己居然是第一個到達足球場的人，接著是從旁邊的教師樓出來的抱著一個兩歲小孩的老外，還有就是從男生宿舍樓下來的一個學生。這時大地又是一陣劇烈的水平晃動，也許有一米的幅度！這時我只覺世界末日來臨，人們常說腳踏實地，但當實地都不穩固的時候，就覺得沒有什麼是可靠的了！隨著這一波地震，足球場東側的50公分厚的足球牆在幾秒鐘之內全部坍塌！逐漸地，學生老師都集中到足球場上來了，因為是IB二年級畢業考試期間，有些學生沒有上課，有的學生正在寢室裡睡覺或者打遊戲，因此一些學生穿著拖鞋短褲，光著上身就跑出來了！這時我注意看，上我課的學生還沒有出來，又過了一會兒才見他們陸續來到操場裡，我奇怪地問他們：“你們怎麼不出來？”學生回

答說：“我們一開始沒反應過來，只看你一溜煙就跑得沒影了，等反應過來我們都嚇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劇烈地震平息的時候我們才出來！老師，你怎麼不把我們帶出來才走啊？”“我從來不是一個勇於獻身的人，只關心自己的生命，你們不知道嗎？上次半夜火災的時候我也逃得很快！”話雖如此說，之後我卻問自己：“我為什麼不組織學生撤離就跑了？”其實，那一瞬間屋子晃動得如此厲害，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應而已，危機意識很強的我，每次有危險我的反應都比較快，也逃得比較快！不過，瞬間的本能抉擇卻可能反映了內在的自我與他人生命孰為重的權衡，後來我告訴對我感到一定失望的學生說：“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後己勇於犧牲自我的人！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因為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髮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如果過於危險，我跟你們一起死亡沒有意義；如果沒有危險，我不管你們你們也沒有危險，何況你們是17、18歲的人了！”這或許是我的自我開脫，但我沒有絲毫的道德負疚感，我還告訴學生：“我也決不會是勇鬥持刀歹徒的人！”話雖這麼說，下次危險來臨的時候，我現在也無法估計自己會怎麼做。我只知道自己在面對極權的時候也不是衝在最前面並因而進監獄的人。

這時我開始關心起成都的家人以及小狐和李玉龍的安危，但一開始手機沒有信號，顯然因為停電，機站也無法正常工作，過了一會兒手機有了信號，也許機站啟動了備用發電設備。但這時打電話的人太多了，我的電話根本打不出去，別人的電話也是同樣。水、電、通訊和交通中斷，我們只好靜靜地呆在操場裡等待，一些學生甚至在如此緊張的時候踢起了足球，我也穿著登山鞋加入了進去，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以這樣的從容態度來緩解內心的緊張慌亂！就這樣一直等到下午5點，才有老師用微型收音機收聽

到德陽廣播電臺的廣播：7.8 級地震，震中在汶川！跟唐山大地震震級一樣！大家目瞪口呆！而震中距離都江堰又如此之近！大家猜測道：“汶川肯定被洗白了！”這時我的一個學生面色沉重，因為他的父母兄弟等親人都在汶川縣城，這時我們還不知道震中是在汶川境內的映秀而不是汶川縣城腳下！不知道都江堰其實比汶川縣城距震中還近！而汶川跟外面完全失去了通訊聯絡，交通也完全中斷！這個學生告訴我：“汶川經常地震，前年還發生過 6.5 級地震，但除了一些老房子汶川的房屋都是按照七級防震修的，因此沒有事。但這次都江堰就比前年的汶川地震厲害……”說到這裡，這個學生幾近哽咽無語！這時我才想起寢室辦公室都肯定不能睡了，晚上難道住操場？那也得棉被和衣服啊！如果我回成都，那也需要錢啊！我繞開樓房心驚膽戰地回到我的寢室，發現水桶已經從飲水機上被震下來了，放在凳子上的衣服也被震了幾件下來，手忙腳亂之中我只拿了錢卻忘了拿衣服被子，因為我住的宿舍是修了 16 年的房子，洗漱間的牆體和房間的牆體之間早就裂開了一條大縫！所以出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勇氣回寢室了！

之後我又到前操場閒逛，發現小學部和幼兒園的學生全在那裡。卿校長也正在那裡，於是我過去跟他聊天。我說：“在我印象中，光亞學校的房子不怎麼結實啊！怎麼一間都沒有倒？”卿校長多少有一些得意地回答：“我們學校的房子修得像碉堡，怎麼會倒？我是包工不包料！那些包工頭都跟我爭，要包工包料，但我堅決不幹，我把材料買好！工錢我可以給多點，房子是現澆鑄的！地面和牆壁都連在一起！修好我們用儀器檢查過鋼筋水泥的含量！”原來他也並不是有先見之明，只不過是沒有偷工減料而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質量保證和防震設計！這樣我放心了，連光亞學校的看起來不見得很好的房子都沒有倒，那其他地方也不見得有多大問題。這時我陸續收到了郭初陽、呂棟和蘿蔔坑的

詢問安危的短信，並且都回復成功，另外給李玉龍的短信也發送成功了並收到了回復，知道他和小狐都沒事。這時我才想起，我老家的母親和兄長姐姐也可能看到都江堰發生地震的新聞而擔心，應該給家裡一個電話，這時只有座機還可以通，但打的人太多，我等了好久也沒等到機會，只好放棄！這時一個步行到市內觀察了情況回來的學生說：“都江堰市內挨得慘，20%的房子塌了！光亞學校的房子這次真是經受住了考驗！”學校的老師學生一直對光亞學校的房子建築質量有微詞，經過這次地震之後，卻不禁對卿校長和他的光亞學校的房子刮目相看！

這時在成都的校長夫人也回來了，她說：“成都沒事，但都江堰聚源中學教學樓塌了，18個班的學生埋在下面，死了幾百人，教育局長跪在那裡哭！”又有從聚源鎮回來的光亞學校附近居民說：“當時我正在逛商店，跑得快，街道兩邊的房子瞬間全部倒塌了，我從死屍上跑過，太可怕了！”又有光亞學校學生家長說：“看來多交一點錢質量就好一點，我的孩子在光亞就沒事！”

從下午5、6點鐘開始，都江堰和成都的一部分學生家長就陸陸續續來到了學校把孩子接回去。我也於9點多搭乘學生家長的車回成都，都江堰的交通堵得一塌糊塗，挖掘機，救護車都沒法順利前進，因為亂竄車道的車太多了！光二環路就走了將近一個小時，10點多車終於開上了成灌高速，車跑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才收到魏勇的短消息：“你還活著就回消息！”我趕緊回復：“我沒事我校沒事，但都江堰情況嚴重！”車開出收費站之後我們發現西沿線已經被用作救災專用通道，車輛從繞城高速繞進城內，然後我打的直接回到家裡，家裡空無一人，之前我已經收到老婆發來的短消息，知道他們已經避到了附近的華德福學校的空地上，於是我拿了銀行卡之後又迅速趕到了華德福學校，發現學校已經搭起兩頂大帳篷和十幾頂小帳篷，而我的女兒也已經在她的小車上入睡！老婆則正和一些華德福老師和學生家長圍坐著聊天，我

的突然出現讓老婆感到驚喜，因為地震之後我的電話一直打不通，她一直很為我擔心！當晚我睡在華德福學校的校車上，身體不得舒展，關著車門感到悶，開著車門又有蚊子，總之是睡得不舒服。半夢半醒之間，又有兩次感覺到車在明顯地搖晃，因為是在室外，沒有心理負擔，我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等到 6 點多，小姨來叫我，說她姐一夜沒睡，因為對環境的不適應，因為蚊蟲不斷地叮咬，小傢伙不斷地醒來，不斷地哭。我們只好趕緊回家。但這個時候大家都已經成了驚弓之鳥，對地震的反應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我隨時盯著飲用水桶和茶杯，看水是否晃動，坐在沙發上感覺到沙發動了一下，我就會神色鄭重地說：“剛才好像又動了！”並準備起身要叫大家跑！實際上杯中水晃動的餘震一天之內就有好多次，吊燈晃動的較大餘震就有兩次！我們已經收拾好衣服，買好乾糧，拿著雨傘，站在了門口，隨時準備衝下去，但終於沒有衝出去，而很多人已經衝出去！因為在外面睡覺太不舒服了，所以 13 日晚上我們就乾脆睡在家裡，但由於擔憂小傢伙，我一直非常警醒，根本就沒睡好。我自己跑起來很快，但如果抱著小傢伙呢，那就未必！而且慌亂中很可能摔跟頭，所以必須反應快才能爭取時間，大意不得！實際上我推斷，餘震不可能超過 5.12 的震級，既然 5.12 成都都沒危險，那麼之後的餘震成都就肯定沒危險。但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猛烈地震的成都市民顯然都嚇壞了，他們製造出來的緊張氣氛也感染了我！我也跟著緊張不已！這一天中午又接到李勇的短消息，通知說趕緊儲水，因為都江堰化工廠泄漏，成都的水源已經被污染！於是大家又手忙腳亂地找出罈罈罐罐來儲水！我想水不能用怎麼得了？於是趕緊叫送水公司送五桶水，結果他們那裡已經只剩兩桶水了！而商場裡人們也正在搶購礦泉水！這時我已經考慮是否撤回老家隆昌或者乾脆撤離到老婆兄弟所在的昆明！打開電視，電視臺正反復闢謠，說沒有化工廠泄漏這回事，成都的

用水沒有問題！照理說我該放心了，但由於我黨說謊成性，就算它這次說的是真話我也不敢相信，於是一個電話直接打到正在都江堰的卿光亞校長那裡，他說：“沒有化工廠泄漏，是煤氣爆炸引發火災！”我這才放心了！

一連兩天沒有吃到舒服的飯菜，14日上午我終於用心做了一頓三菜一湯，熱氣騰騰，色香味俱全的菜已經做好擺在桌上，而番茄蛋花湯也快燒好了，這時卻突然接到小狐的電話，說1~2點之間有大的地震，通知我趕緊撤出，我一看時間已是1點16分，大地震隨時可能發生，我馬上把火關了就叫大家趕緊走！老婆卻還對美味戀戀不捨！而小姨的五歲小兒子則捨不得剛煮好才吃了一兩個的湯圓！我哭笑不得，與生命相比，一頓美餐一碗湯圓算什麼？真要是突然發生破壞性地震，這樣婆婆媽媽還來得及啊？女人和小孩一樣非理性和缺乏決斷！匆匆趕到華德福，那裡又已經匯集了不少學生和家長。天空下著小雨，我們就一直坐在大帳篷下面，因為很多小孩在那裡吵鬧，小傢伙一直睡不好，好像心情很鬱悶！過了一會兒，我們感覺到了兩次較為明顯的晃動。我估計震中震級是五六級左右，對震中地區的人來說依然需要擔心，但震級從震中到成都一般要衰減兩級，也就三四級吧，有什麼問題呢？大家實在是太恐慌了。由於晃動過於輕微，我們甚至判斷大的地震還沒到來，一直等到下午5點多，我和老婆終於決定回家了。因為就算我們可以忍受這樣的環境，小傢伙已經無法忍受了。14日晚上仍然鼓起勇氣睡在家裡，顧慮到家裡人尤其小傢伙，我依然隨時保持警惕，依然在半夢半醒之間，這時我才感覺到，我關心家人尤其關心自己的女兒遠勝過我的學生！當晚11點鐘左右，又發生了一次較強震，住在我家裡的三個不到一歲小孩的母親反應神速，都抱著小孩衝出了房間，而同一個小區的其他人已經基本都下樓了。我一看震動已經逐漸平息，就叫大家別出去，但我不放心，就叫他們放心睡，我一個人坐在客廳裡守夜，就這

樣熬了一個通宵。以後幾天就在這樣的驚惶中度過，連日來的緊張擔憂，徹夜不眠，我感到疲憊不堪。我感覺，恐怕大地震還沒有來，而我們自己已經崩潰了！真是對即將到來但卻不知什麼時候到來的恐懼的恐懼才是最恐怖的！17日晚上我開始放心睡覺，18日那天我甚至已經很放心了，不再因自己的凳子動了一下就疑神疑鬼，眼睛隨時盯著水杯！當天晚上我已經睡得非常舒服，感覺到精力已經恢復大半了。那知晚上10點來鐘，又看到小區裡的人紛紛往外逃竄，並說：“電視裡通知，今明兩天有6~7級餘震！”我趕緊打開電視一看，果然電視裡正反復播放緊急通知！好多朋友也打來電話通知，氣氛一下子顯得非常緊張！我又冷靜地進行分析，我說“顧名思義，餘震區是指發生餘震的地區，而成都顯然不在餘震區，既然如此，就不應該擔憂！”老婆則堅持要出去，她說：“電視裡又沒說成都除外！你又不是地震專家！”考慮到家裡住著三個小孩子，為了他們的安全，我終於還是決定大家一起出去，這時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亂！這天晚上又是在華德福校園裡過夜！而小傢伙則顯得很興奮，幾乎一夜沒睡，並哇拉哇拉地不知發表些什麼感想！睡在旁邊的華德福外籍教師提醒小聲一點，沒想到這小傢伙卻更加大聲地“哇啦哇啦哇啦哇……”大家都笑了起來！小孩子是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的，他們只是覺得好玩！這天晚上又是在車上睡了三四個小時，將近十天的緊張疲憊，我的身體終於拖垮了，鼻塞頭疼，顯然是得了重感冒！幸運的是，地震似乎終於過去了！接下來的時間地震的頻度和強度都在下降，也許可以逐漸安心了吧？